

## 敬月亮与吃月饼

□陈文祥

中秋，像个害羞的待嫁新娘，轻轻的，悄悄的，迈着小碎步，向我们走来。

城里的超市、购物广场食品柜前堆满月饼，盒装的、篮装的、袋装的、散装的，五花八门，琳琅满目，争奇斗艳，雍容华贵。

乡间的集市、路边摊点，月饼多为简易散堆、纸盒包装。乡下人就图实惠，庄户人认为，这月饼中吃就行，包装再好，烧钱，浪费。

我想到了终生难忘的半块月饼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月饼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至今仍认为，这半块月饼，是天底下最香最好吃的月饼。

小时，临近中秋，我们小孩子就一天掰着手指数日子。那时，月饼单一得很，多为椒盐的。外面一层油皮纸包着，里边裹着一块小小的、圆圆的焦黄月饼。月饼表皮上零星散布着几粒少得可怜的芝麻，掰开月饼，在中间有一团以糖、猪油、花椒、红绿丝混合成的馅。那馅，只有指甲头那么一点点。但这是月饼的精华，自然最好吃。可惜，这馅少得可怜，多数被厚厚的面疙瘩取代了。刚刚把人的馋虫吊起来，一上嘴，却没了。

中秋这天，母亲早早和了半盆面，捂在被窝里，等面涨起来，就叫我到锅灶后边去烧火，她在灶上用手抓起一块面团，在掌心一抓一拍，贴到锅里边。用一锅面饼代替月饼过节，给

我们解馋也不能放开吃，每人最多两块。

我八岁那年中秋，我家第一次买了两块月饼。母亲说，本来想买一块，店家说要好事成双，她一咬牙才买了两块。那天晚上敬月亮，母亲虔诚地搬出破旧的小桌子，恭恭敬敬将月饼用托盘盛上，摆在桌子中间，另外，放几粒邻居给的菱角、花生，点上一炷香，我看见母亲眼睛放着光，像个犯错的孩子，嘴里不停念叨：“这么多年，没好好的敬，对不住月亮公公。罪过罪过！”我心里暗暗好笑，知道为何还不弄好的敬呢，不怕月亮公公生气怪罪吗？

明亮亮的皓月挂在头顶，大地一片银光。别人家敬月亮已收摊，而我家迟迟不动。眼见月饼吃不到嘴，我心里那叫一个猴急呀，好似猫爪抓心般难受。可母亲说：“今年有月饼，多敬会，代表心诚。”直到我呵欠连天，母亲才将我兄弟四个叫到一起，小心翼翼将月饼一掰为二，一人分半块，而母亲自己连尝也没尝一口。我们四人都舍不得一口吞下肚，其实，这半块月饼，我是完全可以一口吃了的。但是吃了就没了，想想就舍不得。

我先将半块月饼捧在手心，左瞧右看，仿佛手里拿的是块宝贝。看过瘾

了，口水忍不住了，才决定开吃。先是从月饼表皮上的芝麻吃起，一粒粒用小手抠出，放入嘴中。我甚至数得出一共有多少粒芝麻，然后，才是脆脆的表皮，小块小块剥下，放入口中，细细咀嚼。最后，才舍得吃月饼馅。一丁点一丁点，慢慢的、细细地品尝，放嘴里要打十八个滚。

终于有一年，我吃上了整块月饼。那个高兴劲、开心劲，甭提了。再后来，大鱼大肉也成家常便饭，月饼便不再稀罕了。

年年中秋，今年中秋将至。

望着铺天盖地五花八门的月饼，我无动于衷。并非月饼变味了，相反越做越高级。但唯一能吊起我胃口的，还是那心心念念的半块月饼，今天回味起来，我嘴里仍有余香！

## 街灯的陪伴

□李欣怡

一天，我接到妈妈的电话，她告诉我患癌的姑爹去世了。因为还有两天开始实习，挂完电话，我便买了回家的票。在去火车站的路上，我坐在出租车里，望着窗外，窗外的一切事物都在倒退着。心里一直在想着刚刚去世的姑爹，虽然已经做好了随时会走的准备，但还是让人有点难以接受。

在等待火车来的间隙，我坐在角落，静静观察着周边。人们来来往往，有的人脸上挂着一脸喜悦，他们肯定在期待着重逢相聚的车快到站。有的人则没什么表情，神色冷淡，等待着他们的或许不是什么让人欣喜的事情。

坐火车，回家，去姑爹家。我见到了姑爹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时光，被癌症折磨得连喝口水都是痛苦的。此刻的他，无声无息地躺在那里，安静凄清。亲戚好友们正在商量着丧事的所有事宜。我的泪腺分泌系统似乎沉睡了，干涸如枯泉。也许早在医院时就流完了。

因为实习的缘故，我只得匆匆回家一趟，再匆匆赶回学校。在回学校的路上，还是一样望着窗外倒退的风景，沿路的街灯正安静地做着本职工作，给它周边的小世界送去光亮。在我的眼中，它们是孤独寂静的，是无人倾诉的，是与世隔绝的。

坐在回去的火车上，我戴着耳机，闭着眼。我想在这段两个小时不到的行程中，跟街灯一样，将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。心里忧闷的情绪逐渐在我的身心中蔓延。我看着窗外，车窗外没有街灯，只有一片黑暗。

列车很快到站，我没有选择打车回学校，而是步行。晚上7点，天色只有一点淡淡的灰。我慢慢走着，华灯照亮夜晚的浣城，让人觉得繁华耀眼。但我有街灯的陪伴，还有我在街灯照耀下的影子，一人一灯一影。就这样我慢慢往学校的方向走去，心中的忧闷似乎消退了许多。

一路上，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很多画面，有前不久去世的外公，有前一天见到的姑爹，还有其他混乱不清的场景。我在这段时间中，接触的生离死别似乎过多了。我清楚地知道，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但离别仍是痛苦的。我抬眼看着街灯，想与它分享我心中的痛楚。我们无声地对望，不知道它是否能体会到。我置身于夜晚的九江，周边的一切让我感到心安，但同时我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，死亡在此刻于我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。

回去的路上，经过了一个公园。一些人在结伴散步，老人们在打太极或者下象棋，孩子们在大人的陪伴下跑跳玩耍。公园中心有片湖，我走到湖边，默默看着充满生气的周围。有个小孩蹦到我这边，突然摔了一跤，我正想去扶他，但他自己爬了起来，还拍了拍手，看了我一眼，笑了一下，就跑开了。因为小孩的一个小动作，我内心一根绷紧已久的弦突然断裂，在那刻我所认知的生离与死别不再是多么难以让人接受的事情，不管经历与否，置身在人世间的我们还是得往前走，就像刚刚跌跤的小孩，拍拍手，站起来，微微笑。

夜色渐浓，我加快了回去的步伐。感谢街灯，我走了多久，它们就陪了我多久。在街灯的陪伴下，我见证了夜晚浣城的美丽与温暖，它抚慰了我心中沉积的忧郁和苦闷。

就这么一路走到了学校，我反身向街灯告别。街灯一闪一闪地亮着，光淡了许多，它们肯定也累了，那就快快日出吧，好让街灯安睡。

## 猫蛇生死斗

□金青禾

我在岳池天宝小学教书时，一个周末，因同事们大多家在附近，他们都回家去了。只有我是单身职工，中午只好到相邻的乡政府食堂就餐。炊事员还没有做好饭菜，我只好坐在食堂坐等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觉得无聊就到厨房外的小寨墙上观察远山近景。

通向小寨墙的房后阶沿放有不少杂物，平时很少有人去。时置仲春时节，寨墙上的野花向人张开笑脸。

站在寨墙顶俯瞰，脚下层层梯土中的胡豆荚已经饱满，豆叶正青翠茂盛。胡豆行间所种的玉米苗，长出几匹嫩叶，在微风中摇摆。我的目光越过几道沟沟梁梁，遥遥相对的是太平寨及更远的黎家寨。远天处的华蓥山影，像怕羞的姑娘，在云层中躲闪。

小寨墙宽约一丈，表面不是很平。不规则地安放有石板，从泥缝中长出稀稀落落的杂草。有只大黑猫卷着尾巴坐在寨墙石头上，前脚撑在地面，头颈伸得特长，向上张望着。大约听到了我走近的脚步声，它喵地轻叫一声，尾巴甩甩，可头却始终没有转向。

小寨门外有棵大黄葛树，像伞一样斜立在小寨门之上，它的长枝已经伸到炊事员的卧室上空，几乎将小寨门一方的寨墙全都罩着。我顺着黑猫的视线张望，看见黄葛树枝头有条成人食指粗的红颈蛇，尾巴绕在一根拳头大的树枝上。它的身子和头吊在树枝下，那头不时摇来摆去地动荡着，两根长须一收一缩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在红颈蛇的下面，又有一根树杈分了好几个小枝，杈上有个鸟窝，几只小鸟正被蛇吓得叽叽大叫，小鸟的父母为保护子女们，在蛇的四周拼命扑腾着与其争斗，或在蛇的上空，一边大叫一

边伸嘴去啄蛇头，意在逼迫对方放弃伤害它们的孩子；或飞离一定距离，再猛地向蛇身撞去，想将对方碰落到地面。可不管大鸟如何努力，都没有动摇蛇的意志。

我顿时生出打抱不平心思，抓起寨墙上的一个小石头向蛇扔去，恰好正打中蛇的身子，大约把它打疼了，蛇猛地从树上掉到寨墙上。

红颈蛇摇摆了几下，大约看到近前有人，就向寨墙下梭去。这时猫鸣地叫了一声，纵身向前，拦住了蛇的去路。

红颈蛇听到猫叫，将头高高昂起，伸出吓人的红须，张着大口，吐出毒汁。

黑猫坐着，用前爪慢条斯理地梳理着黑须，不时发出呜呜的轻叫。好似说：“怎么样，我们来较量一番如何？你要有胆量，就不要逃走。”

蛇猫对阵了一会，猫向前移移身子，蛇也鼓着大口，向前移动。猫将尾巴竖起摇来摆去，蛇也抖头晃尾。一对冤家摆出生死决斗的阵势。我的心猛地提了起来，紧张地盯着这蛇猫相争的场景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

猫伸出前爪，向蛇打去。蛇也昂着头，红须直抖。一会蛇进攻，猫回避。一会猫出击，蛇迎面。猫以爪为武器，蛇以头口自卫，你来我往，大约斗了十来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直看得我惊心动魄，目瞪口呆。

大约蛇经过实战，发现自己不是猫的对手，将尾一甩，转过身就逃。猫奋起向前一纵，它的双足把红颈蛇的头给按着了。随后它喵地叫了一声，狠狠吸着气，猫肚胀大成一个近似圆体。它轻轻地把蛇头给含着，然后放开两脚。蛇不断挣扎，一圈一圈地将猫缠住，想把猫缠死。过了好一阵，黑猫才长长地

出了一口气，它的体积缩小后突地放开红颈蛇，一跃就跳在了蛇的一旁，蹲在那儿，用爪在脸上抓刨着，同时呜呜地鸣叫，一副胜利者的姿态。

红颈蛇张口望望，它不知猫欲擒故纵，玩了一个计谋，昂头奋起逃跑。谁知它还没跑多远，黑猫又一跳从天而降，把它的头又按着了。蛇只好挣扎，再次用身子把鼓圆了腰的黑猫缠着。猫又如前放开红颈蛇。这样经过几次搏斗，直到把红颈蛇整得精疲力竭。

猫见蛇睡在地上不再挣扎，呜呜叫着，好像在说：“你还在装死？”伸出前爪，把蛇抓起又放下。红颈蛇再次奋起向前梭去。可它的力气大不如前，速度也慢。猫在蛇前进的道上拦着，直到蛇一点精力也没有了，猫才坐在蛇的身旁，伸出两只前爪，左右开弓，不住地轻拍蛇头，想逗撩红颈蛇再起反抗。蛇没了力气，任由黑猫摆布。

这时我的眼都看直了，在心中叫道：“太精彩了！”

猫这才坐着，抬起前爪将胡须理理，再低下头去，张嘴把蛇含着，只听嚓的轻响，蛇头被猫咬破了几个牙口，鲜血直流。猫放下蛇头，向我望望，好似说：“现在该我美餐了。”这时我突地惊醒了，想到蛇想吃鸟虽然可恶，但它是我用石头打下树的，才成了猫的猎物。蛇要是被猫吞食，那自个儿就当猫的帮凶呀！我忘了红颈蛇有毒，几步跑上前去，飞起脚将猫踢开。

猫受到我的突然袭击，鼓着大眼，大声抗议。看到红颈蛇艰难地梭进了寨墙的石缝，它才喵喵地叫唤着怨恨地离开。

这时炊事员说饭做好了，叫我快去吃饭，我才怀着说不出的心情离开寨墙。